

時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書

時事出處

答張欽夫書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  
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  
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  
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況  
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  
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  
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於

言不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嘍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況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悞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爲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爲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爲號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得復而爲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爲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

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脩

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

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忠直講經

訓以明義理為之輔凡廷臣之狡險逢迎熟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剝生事受者一切

廢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者一切又須審度

彼已較時量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

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為科

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

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道

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檐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

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

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

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

惜柰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

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

有所獻熹幸從遊之久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

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

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

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為文多無節奏

對之理此皆昇病理無入心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巧免了縮期及牛年之說喧播遠近尤非

小失不  
不戒也

願深察此言則檢絕其萌牙勿使

能立則志定慮精上無所慮其於有為事半而功

倍矣

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  
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為善向見舉措之間

多有一人言而為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  
者亦太輕易矣從之雖則守之不固必矣慕仰深

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以為獻想不罪其僭易

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頗聞尚有湖海之氣此非

廊廟所宜願從容深警切之使知為克己之學以

去其驕吝之私更進用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

所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

而昧於自知吾恐其顛躓之速也熹向得汪文

道虞公見問之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

願因左右效此區區庶幾不為虛辱公之問者伯

恭於此何為尚有所疑熹嘗以為內脩外攘譬如

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

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

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

之務矣

答張欽夫書

今日既為此舉則江淮荆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

將帥孰為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

而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爲意人自須爲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公議折中與衆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日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爲不可固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其所措書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爲之所向見范伯達丈條具夫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爲井地寓兵之漸試詢究其利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亦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

見豈有餘剩可剋刷耶閩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士郡勞遣所費不貲然後肯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間極咨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誠不可曉昨日道間又見奉行疆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賊滿之限亦從而損之此似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性命爲重耳今乃一例爲此刻急則人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賊滿之數比舊法又如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財

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汙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茲之本意也憂居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有此耳一一薦聞幸少留意

答張敬夫書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僕介遠行此害義一失幾會之大者若虜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下之地使得往來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爲覺追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爲恭敬未必真有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糜虛禮逡巡閔默以悞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

哉必以會慶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  
義不正彌綸又踈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  
聽則更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  
明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  
未盡也熹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  
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  
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旣立然後可推  
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  
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  
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

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  
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  
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  
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  
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  
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  
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  
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  
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  
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

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不  
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書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  
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  
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爲不得已之計不  
知天意慇懃旣以侍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  
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  
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  
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

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  
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  
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謂千載  
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  
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  
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  
宣召否夫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固  
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懸竊以爲無二道也  
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  
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



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尼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爲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腳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

三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啓。蓋異時講如伊川先生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培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

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揅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用者亦依實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夫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

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

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備似可采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

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効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丘

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  
言爲準畫爲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  
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  
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  
漸爲復古之緒高明試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  
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槩舉但政本未  
清俸門未窒殊未有以見陽復之効願更留意暇  
日爲上一二精言之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  
想直道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猥承下  
問敢效其愚伏惟采擇

答沈侍郎書

竊伏蒙送示告命極感眷存竊計掄揚推挽之力  
多矣然竊慮不肖昨以憂苦之餘疾病殘廢不堪  
任官故召命之下不得不辭最後諸公以謂無故  
罷遣非朝廷待士之禮勢必難從不若以獻祠爲  
請庶幾有以藉手而罷始者猶以無事而食祿爲  
嫌不敢出口久之然後敢言意謂向來遭喪旣已  
去官今若朝廷畀之舊秩從其所請使之得便私  
計而免於稽違僂蹇之罪則已爲非常之恩矣不  
謂今復橫被殊私事出於望表始者聞之未敢遽

信既而猶謂臺省諸賢必有能論其失者勢必中  
寢忽前日府中送省劄來乃知此命之遽行而今  
得竊窺訓誨叮嚀之意尤使人皇恐震慄而不敢  
當已送建寧府寄內今有二狀申省輒以附內得  
賜台旨投達爲幸但其間所陳緣愧恐悚迫不能  
盡鄙懷敢乞因見丞相特借一言因熹之請是所  
所請不惟孤踈之迹得免邀君鈞寵之譏亦幸  
蒙恩濫賞上累公朝綜核之政則上下之勢兩  
而俱全矣如其不然寧碎首瀝血以請違命之  
不敢蒙羞忍恥爲微幸苟得之人也切望台慈  
此誠懇早賜矜念則覆護保全之賜終身銜佩何  
敢弭忘本欲自作劄祈哀又念孤遠不敢容易  
感激知遇之厚則有不待言而喻者然亦頗恨其  
不能置此無用之人於度外而必爲此以促迫之  
也此懷抑鬱無路自通正賴高明終惠之耳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

一安撫司賑濟米合於冬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  
與民間般載租米互有相妨或致延滯  
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當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  
今欲招邀合從兩司多印文榜發下福州沿海

諸縣復立價直委官收糴自然輻湊然後却用  
溪船節次運般前來建寧府交卸

一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

兩司及早撥定本錢選差官員使臣或募土豪

給與在路錢糧令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熟收糴

浙東州與本路界相近 往回別無踈虞即與支賞約運到米一千

石受錢三十貫 其糴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

議保奏推賞施行

一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闕食

之理不須過有招邀上溪般米反致鄉村匱乏

將來却煩官司般米賑濟勞費百端今合先次

出榜曉諭諸縣產戶寺院除日逐出糴不得閉

糴外每產錢一貫椿米三十石省禾亦依此納數兩貫以下

不椿委社首遍行勸諭親自封椿開具本都椿

管米數及所椿去處限十一月內申縣祇備覆

實不得輒徇願情虛申數目及妄挾怨仇

生事搔擾其社首家禾米即委隅官封椿

一鄉下有外里產戶等寄莊即仰社首及本處居

人指定經官陳說封椿十分之七

一鄉下有產錢低小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鄰保重

立罪賞陳告亦與官數封椿十分之五並依前法

一上戶有願於合椿數外別行椿糴之人許其實

數經縣自陳收附出糶舉行旌賞

一所椿禾米更不預定價直將來隨鄉原高下量估平價出糶不使太貴以病細民亦不使太賤以虧上戶

一所椿禾米自來年正月為始以十分為率至每月終即給一分還元椿產戶自有者出糶直至稍覺民飢即據見數五日一次差官監糶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四升如至六月中旬民間不甚告飢即盡數給還產戶自行出糶

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糶禾米之家合糶

結責限見戶口實數即見合用米數及將來分

定坊保給關收糶庶免欺弊大人婦人小兒逐戶分作三項

一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有廩祿市戶自有經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並不在收糶之限

一鰥寡孤獨老病無錢糶米之人候三四月間別議措置如是饑荒須令得所

右謹具呈第一項至第三項乞使府兩司早賜詳度定議第四項以後乞使府出榜通衢恐有未盡未便之處令諸色人詳其利害疾速具狀陳述廣

詢審議然後施行庶使大戶細民兩得安便伏候  
台旨  
此米須留以待來歲之用目今秋成在邇般運  
到人已食新切乞存留無為虛費糶米多則上  
戶不易少又儲蓄不足此數更乞裁酌更以戶  
口之數計之方見實用米數

與建寧傅守劄子

熹竊以秋冬之交寒氣未厲亦惟某官台候起居  
萬福熹北津建陽凡兩拜問必比日已呈徹矣拜遠  
誨益忽已累日追思館遇勞貺之寵已劇媿荷至

於連榻奉教又皆潤澤忠厚老成人之言感發多  
矣幸甚熹昨日已至山間弛檐兩日又當南下然  
早夕水澁更須數日乃可抵城下也歸塗訪問因  
畝豐儉相補計已不至甚虧常數但備禦之策不  
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能深陳糜穀之害且  
云未論醞釀所耗只今造麴崇安郭內度費萬斛  
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可數與其  
運於它州有風波之虞舟楫之費曷若坐守此穀  
了無事而百全也萬斛之麴將來所糜秣米又當  
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糶秣米之說所守亦

豈及此聞邵武已行此令彼以蕞爾小邦尚能行之豈堂堂使臺大府之力而反不能乎到家得浦城知友書亦頗及此今謹納呈願高明更與楊丈熟計之也但恐已緩不及事耳此人姓張名體仁好學有志佳士也似亦與景仁昆弟同年前此因垂問人物亦嘗及之矣又聞楊丈已行下主簿糶米而未及杭林之別不知果如何糶杭之害前已陳之然千里之內戶口不知其幾若必人人糶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戶椿留未來如前日之說儲備乃廣佃所以糶者官吏之說皆憚於此

計蓋恐上戶見怨又慮見欺殊不知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決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之其勢必糶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留分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鄰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其間不無冥頑難喻之人然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不從者俟之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欺已而不敢為哉似聞建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願以家貲二百萬糶米以俟來歲之荒而以本價出之若果如此則人亦豈為鬼為魅全不可化者



但患上之人先以無狀期之故彊者視以爲深仇而肆其凌暴弱者畏之如大敵而不復能以正義相裁二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書以爲權衡之論爲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爲此乃不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故凡此所論雖若柱後惠文一切之說其實趨時救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於救人而所及者博故雖有人所不欲而彊之者初亦不出乎仁術之外也夜不能寐起坐作此

意直書無復倫以不審其明以爲其否正使未必可行亦足以當一劇論也前日所稟弟子職湯公雜儀謹納上字已不小似可便刊女誠本傳中有一序恐可并刊此印行紙內上數幅字數踈密須令作一樣寫乃佳仍乞早賜旨當不日而就也刻成之日當以弟子職女誠各爲一秩而皆以雜儀附其後蓋男女之教雖殊此則當通知者使其流行亦輔成世教之一事也雜儀之書蓋頃年楊丈嘗以教授者感今懷昔歲月如流而孤露至此言之摧咽不能自己語次及之亦足爲慨然也熹本

拜書楊丈昨日方歸今早有人行雞鳴起僅能  
及此遂不暇作然所欲言不過此想從容次必盡  
及之未拜侍前更乞以時自重前即詔除然區區  
竊與聞人俱不能無借留之願耳

荅傅守劄子

垂喻曲折極感眷念之勤但茲事鄙意初固料其  
如此蓋理法當然無可疑者台念不置宛轉至今  
事體益以明白在使府雖欲奉承朝廷矜恤之美  
意而在熹豈得執法令之疑文以冒受所不  
宜乎且惟貧病然為日已久粗能自安實不敢  
以此自致慮病仰累執事謹具狀申乞寢罷其未  
行者收毀其已行者以安愚賤之迹切望憐其誠  
懇特與施行千萬幸甚

荅龔參政書

乃者明公還朝一再旬朔即被書贊延登廟堂近  
歲以來君臣之契感會神速未有若斯之盛者熹  
竊聞之不勝其喜即欲脩咫尺之書以稱慶於門  
下顧以衰病懶廢因循前却以至于今而遂不知  
所以進也不謂明公眷念不忘枉賜手教伏讀感  
懼不知所言又得本府韓尚書報朝廷以熹未敢

受祿之故申訪所司特給券府司既受而行之  
矣此非明公矜憐之厚則亦何以得之自是以往  
不惟得以少遠溝壑之虞抑使窮悴孤蹤不以矯  
異詭激得罪於公正之朝為幸大矣惟是支離佞  
拙無由進趨賓客之後自竭愚頓以報萬分於惟  
明公深以平生所學為念仰體聖天子所以圖任  
仰成之心端本清源立經陳紀使陰邪退聽公論  
顯行則羣生蒙福海內幸甚真不勝瞻望惓惓之至

答龔參政書

伏自去春拜啟之後不復敢貢起居之問蓋

尊之譽亦避接上之嫌具於瞻仰之秋  
而忘也茲蒙賜之手書眷撫甚厚  
不勝言惟是恩除過望深所未去此  
昔有以及此然真之平生有志無才  
參政固所深知顧乃以是處之似恐  
數年以來私自揣度決無可用於世  
受朝廷寵擢惠養之恩其義不容復  
乞官非惟自處已審至於友朋之論  
其若此庶或可以少補前日曾受之  
衆申堂伏惟矜憐早為敷奏如其所  
請或今仍舊

充備祠官則熹之受賜亡涯矣其勢終不可出  
萬一未蒙俞允必至再拜竊恐追阨之甚言語粗  
率有以自取辜戾者參政必不赦其至此幸早圖  
之所以記憐擁護之恩宜無大此者生伏維  
千萬幸甚

答陳秘監書

熹憂患餘生屏處田野瞻仰重望蓋亦有年顯晦  
榮途無由徹聲于下執事茲乃伏辱示鄙而惠以  
書喻以恩除之意且速其來眷予良厚顧惟衰賤  
無庸久絕榮望於此有不獲承命者已具公狀哀  
懇廟堂所示告劄亦已送本府寄納矣衰疾杜門  
瞻望無日鄉風引領不勝依依

與傅漕書

熹竟不免真有前日之命皇恐失措龔公以書付  
陳舍人遣人以來此意雖厚然熹出處之計已定  
於前歲受官之日矣至此不容復有前却已具狀  
申省及以告劄寄納軍帑乞賜台判送下幸甚官  
觀恐合日下解罷俸給亦乞住勘為幸龔公亦有  
書至門下還書之際幸略及鄙意蓋終不可復出  
者異時復得舊物或奉香火於幔亭之祠以畢誅

孝多陰之願於熹足矣若迫之不已必發其狂疾却恐倍費調護不若及此而藥之之為全也熹申者狀已極詳備不復為第二狀之計矣用此進呈少假一言之助其勢可以一請而遂切乞力為言之盡此底蘊千萬幸甚

與呂伯恭書

熹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觸熱幸免宅廣到家未幾忽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為然向年所叨異恩已是朝廷慰勞惠養之意況今又兩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宦不免復以此意愧辭當以

力請必得為期耳昨日得韓丈書遣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丈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効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冒受恩命已是辭却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慮此既是朝廷美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況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是真為龍斷無復廉恥雖有平貢之辨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略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

今日韓文又豈忍必破壞之邪況世裏道微士大夫假真售偽託公濟私者方驚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實不忍以身啓此弊爲後世嗤笑已惟韓文書懇之幸因書更爲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勿贊廟堂因其辭避早爲寢罷不使蹤跡布露反取譴訶則拙者之幸也又況如老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收用而使徒荒拙猥在其先此又豈所宜罪年來百念俱息唯竟親勝已資警益之樂爲無窮何時復奉從容豁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唯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固爲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與呂伯恭書

區區出處之計極感誨喻異時難處亦深慮之但目下便有許多間阻使人難於進退平生多所愧恥於此自信未及打不過耳又更有一二事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小有補於天地之間今若一出此事便做不成設使異時收拾得就將來亦無人信矣又今日諸公推挽之意人人知之若到彼之後所見一有不同便爲背負知己如陳了翁事亦是賢者之不幸非其所欲也若每事唯唯緘默隨衆則其爲負益深又非鄙

性所堪然則亦何爲必出以犯此數患乎今日聞元履喪贈之命使人感傷渠亦正坐當時不量諸公相知之淺深趣向之同異故後來不免紛紛之論耳康節之慮前此固嘗講之所以受却前年恩令亦政爲此然曾不足以止今日之所蒙者而或反以爲梯此又豈計慮之所及乎猜阻之患亦深憂之但既出之後或有妄發不能自己處則其爲猜阻甫益深耳前日龔參自以書來當時煩撓中答之不盡此意旦夕或別以書言之今且望老兄以此兩書曲折盡達韓丈今日別無醫治方法只有

早聽其辭便自帖帖無事若更降指揮一下一上則于冒頻煩傳聞廣而譏議多必別致生事矣熹祠官向滿方患未敢再請只得再差一次為幸甚厚此外實不敢有一毫意想也前書勇往之說以今觀之又似舊病依然略未痊減一二分易言之責深以自愧耳

答韓尚書書

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極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宸迫不知所為然竊妄意此必尚書文過思推稅之力既而府中逆到

六月十五日

所賜傳文亦以所以別紙垂

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自所望於門下也公猶介之性矯揉万方而終不能回于跡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誦讀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



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官之涂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獨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

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辯而冒受則庸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史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難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

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所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在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而遂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不過使之內避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勿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乞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為失，何必徒以其所與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墻，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  
俞音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  
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于下執事者熹自幼  
愚昧本無官情既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  
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  
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  
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志凋零久已  
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  
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  
而趨耶則盛明之旦多士一庭所少者非熹等輩  
也使之彊顏苟祿以肥妻耶則熹於飢寒習安  
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必無已而使之得以  
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志於百執事之後  
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  
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  
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  
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  
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與龔參政書

喜竊伏田里仰企人遠自頃拜勅奉祠以書陳謝  
之後無故不敢輒通謁敬以犯等威區區第切瞻  
仰茲者竊聞還政宰路歸此不故鄉行道之難不無  
私歎然意者必得參候車塵瞻望顏色以慰積年  
引領之懷而卧病田間偶生偵伺遂乖始願尤劇  
惘然獨念頃歲黃亭客舍在違左右屈指於今十  
有五年其間事變反覆何所不有而其不如人意  
使人悒悒不能無遺恨者則已多矣憂患之餘衰  
病零落雖已無復當世之念然私所幸願猶董天  
啓聖心日新厥德公道庶幾其復可行乎明公彊  
食自愛應之於後以遂初心斯海內幸甚曷行良  
苦引首馳情

答陳丞相書

熹昨罹私釁仰勤吊恤拜啓還使未足究盡鄙懷  
方欲別伸問訊之禮忽聞拜章公車祈就間退聖  
主重違明公之意峻其班秩而後賜可竊自惟念  
雖與一道窮民同失膏雨之潤不無惻悵然想稅  
駕里門雍容就第超然事物之外其樂有不可涯  
者至於聖主不忘之意則又海內搢紳之所共慶  
而熹之愚昧竊獨深有感焉蓋今時論歸趣益異

於前後來諸公未見卓然有可望以回天意者有  
識之士日夕寒心明公受國家大恩起布衣至將  
相位尊祿厚德流子孫今又為聖主所優尊士大  
夫所歸鄉如此誼豈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  
哉伏惟高明深念此意亟於此時反躬探本遠佞  
親賢以新盛德廣賢業庶幾異時復起有以格君  
定國剷弊鉅姦慰斯人之望者千萬幸甚

與陳公別紙

前幅所稟親賢遠佞之意  
孟已屢讀鈞聽然似頗  
未蒙深察懷不能已  
陳之蓋在今日此專利

害尤不難見惟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  
而反求諸其身則其得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  
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况欲格  
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之於吾  
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拂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遠東所以反覆啓告之  
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竊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  
發姦欺不為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  
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

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舉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聞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益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况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熹前幅之尾所稟尤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會所繫不淺熹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願顧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然自覺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隕涕伏惟相公念之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適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邸副本錄呈叙說雖詳然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為却回仍別為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

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官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恠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却心性雖欲勉彊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疾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略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為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其為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

一出乃不過爲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  
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  
知之更爲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  
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  
想不以爲煩也揆路未敢作書煩爲深達此意只  
俟此事定疊再得宮觀如舊便自作書謝之也武  
夷今冬當滿今旣未受命亦未敢便落舊銜但未  
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加此亦決然難受亦  
可微詞風曉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留念至懇  
至懇保全孤跡使不至踈脫深有望於高明也熹  
來日出紫溪迎哭劉樞之柩昨得其訣書猶以國  
恥未雪爲恨亦可哀也臨行甚冗又急遣回遞中  
草草作此殊不盡意八月十七日上狀不宜熹頓  
首再拜

子重不及拜狀昨日亦嘗以書附政和行者想  
未能即達也此事亦告調護得免踈脫朋友之  
賜厚矣欽夫久不得書彼想時聞問也王程驅  
迫不得少休聞此尤使人怕出頭耳

答鄭自明書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斂衽敬



服嘗竊論之以爲非獨忠諒懇切有以過人於才  
辨智略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  
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寤去臯輩如反  
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  
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得以此閒暇進德積  
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  
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  
積而鋒穎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  
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寤啓發者決不但如今日  
之所就而止也蓋前日文字固爲剗切但論事多

而論理少數羣小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  
端本清源脩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  
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闊而不敢言亦自於此  
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爲迂闊而不足言也兼  
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効則其他小  
小證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  
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  
分明乃易見効今旣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根  
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詳爲令弟言之歸當一  
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衰陋不足以及此猥

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  
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  
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  
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  
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  
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  
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面論猶頗以為恨也  
陳丈此行所繫不輕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拳  
也熹之出處不足為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  
不爾則受命而復請祠又不得則當申審奉事以  
上可否又不得則引疾丐閑此於進退固自以為  
有餘裕者未審老兄以為如何若終身不出之計  
則自祿不逮養之時已決於心懷矣今亦不敢固  
必且得隨事應之耳但申審狀中欲少露久違軒  
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羞薄詔除之心  
不知可否幸為籌度留數字於曹晉叔處令尋的  
便附來見教為望或不必然即只依常格寫去也  
似之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脩以  
俟時也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  
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

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  
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材  
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  
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  
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  
任之間也陳侯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議論  
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  
人意思也

昨得都下知識書云伯恭說熹不必請對此其  
意蓋恐熹復以抵觸得罪沮壞士氣此意人少  
識之者只似熹偷得差遣做一般彼意固善然  
恐不可承用也如何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書

時事出處

與史丞相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唯其愚賤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爲執事言者熹伏自頃者誤蒙陶鑄懇辭不獲不敢屢瀆朝聽即已力疾上道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慙憤而開放之从驟嬰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欲抑而爲之念已不入時宜輒復慨然自廢計

夫在其患賤不足深惜所可惜者明公薦延海內名士今無得立於朝者甚或重遭詆毀被以惡名而去若又以熹之故重爲門牆之辱則於私義誠有所不敢安者切望鈞慈早賜垂念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奉其不肖之身以歸老於故丘則明公之賜之厚又百倍於前日之所蒙矣冒昧感尊伏增恐懼至於病衰目暗作字草略并冀寬度有以亮之幸甚幸甚

與三樞密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唯其區區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爲執事言者熹伏自鉛山拜領鈞翰之賜開覽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已力疾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遽從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爲之念已不入時宜不忍徒變所守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危竊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已有或擊之者雖欲夙夜究心詢求民瘼爲此一方除深錮之害興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

之知羣公薦寵之意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  
郎中表寺丞面稟若蒙矜念早賜宛轉使得先駭  
機之未發而去之則熹之受賜又不啻前日之所  
蒙矣冒瀆威尊伏深戰栗病衰目暗字畫不謹并  
乞矜恕

與表寺丞書

熹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  
爲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憤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  
往坐睡而省閱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爲尤甚此一  
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踈拙不能

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  
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何問官吏便欲望  
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  
當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不敢  
萌仕進意今行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爲此雖野  
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思之旣以自愧而當其俯  
仰之時大悶不聊深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  
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閔往往  
無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  
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熹以

一身孤客於此攜小兒甥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  
不病熹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  
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爲久計又不容復  
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喻作書從班言  
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不  
能虛爲此以違素心今旣不能得去又有所奏請  
事勢須關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  
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  
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私竊有所論  
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

非細事今旣來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漸  
盡與死爲鄰萬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  
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  
略數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暇徧舉熹亦已有  
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  
爲一言使必從所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  
事勢祠廟之外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  
狽大即大狼狽遠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儻  
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  
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

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忽有一事  
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與曹晉叔書

熹此既多病而郡中窘闕外縣廢壞本初不爲久  
計不欲深料理今決不容久安前月末已上祠請  
度更半月必有報萬一不遂不免再請以必得爲  
期耳學中時到今已漸有能致思者但恨非久客  
不能盡所以告語之意廬阜亦唯三峽玉淵爲最  
勝然暫遊不款賓從猥多不無勞擾亦不敢數出  
也作官不好相此可見山亦不可得遊而况其他

乎卷卷遠未能至但飲其水信佳悵遠不能奉寄  
以助甘昔之奉耳趙丞書掩已附的便渠前日遣  
人未有書今却附納直卿已歸所與之書亦回納  
也周子一冊二圖已就令內去又一本寄伯謨不  
及別書便中承書甚慰意也子澄近到此相聚甚  
樂謾知之

與楊教授書

熹昨日面懇寢罷鏤板事未蒙深察竊自愧恨誠  
意不孚言語不足以取信於左右欲遂息默則事  
有利害不容但已須至再有塵瀆蓋茲事之不可



者四而長者之未喻區區之心者一此書雖多前賢之說而其去取盡出鄙見未必中理或誤後人此不可之一也政使可傳而脩改未定其未滿鄙意者尚多今日流傳既廣即將來蓋棺之後定本雖出恐終不免彼此異同為熹終身之恨此其不可之二也忝為長吏於此而使同官用學糧錢刻己所著之書內則有朋友之譙責外則有世俗之譏嘲雖非本心豈容自辨又況孤危之蹤無故常招叟屑余乃自作此事使不相悅者得以為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占躡使人厭聞甚或緝以成罪

亦非難事政如頃年魏安行刻程尚書論語乃至坐贓論此不遠之鑒此其不可之三也近聞婺源有人刻熹西銘等說方此移書毀之書行未幾遽自為此彼之聞者豈不恠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昨日蓋嘗以此為懇而執事不深曉直以熹為謬為謙遜者熹之不得已而為此書其不遜甚矣正以非其一時苟作之文是以謹之重之而不敢輕出而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摹印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

之不遠也區區於此實有廣已造大之羞而執事者反謂其謬爲謙遜而爲此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矜照一言罷之其所已刻者熹請得以私錢奉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面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開廣道術之意自不失爲善事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專此布露切冀痛察

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借瀆自咎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踈遠此書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育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育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育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

亦以爲之非耳其必將有以譴之則夫所謂病本  
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  
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己而先爲術以去之以  
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  
遣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  
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喜之愚竊獨私憂過計  
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愈  
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  
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支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  
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噪呼以逐  
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旣撼而  
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決裂之勢  
烹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  
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  
奴僕畜之初不責以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挾搃  
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自侍燕  
閑逢迎縱使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  
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  
以開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  
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

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  
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為罪揚于王庭深贊聖主  
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  
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  
熹雖不武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  
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為明主言之矣顧踈  
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  
譴惟執事者毋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  
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言深分踈禮簡蓋區區  
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  
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言也一讀焉而采其意  
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為外人道也引領臺寺  
不勝拳拳

小貼子

此事所繫不輕其成否不可必但義所當為有  
不得而避者願早決計萬一不濟此心固無負  
於幽明四方忠義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直  
言日聞聖主之心終必感寤矣葵藿野心言及  
於此不勝憤激痛恨之至

與皇甫帥書

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塗。伏  
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筭。疎遠不當僭有所陳。然慕  
用之私懷不自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熹生長  
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邇江西。頃歲山  
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  
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衄。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  
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  
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躑山谷之間。正  
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  
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

勝也。近年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  
為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  
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  
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  
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  
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  
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  
其命哉。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  
私心慄慄。竊恐太尉不勝忠義養之心。直欲以  
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薶而禽。捕之。則非計之得

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  
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恃知照敢  
希陳之以竣未擇惟不以其無妻畏怯而鄙棄之  
則幸甚幸甚

與王漕劄子

熹輒布誠悃仰瀆台聽熹比蒙聖恩誤膺郡守懇  
辭弗獲亦既視事唯是小邦民貧財匱歲必乏數  
月之糧熹到任以來官兵廩給全無顆粒可以支  
遣究原其弊緣本軍三邑所管苗米止四萬六千  
餘石每年科撥起四萬外餘米亦係使臺盡數刷

發如此則本軍將何所取以供用度較之旁郡如  
饒池州皆有存留贍用官兵米數獨本軍先來有  
失申請存留支遣況今來除上供已起外自餘未  
發米數係諸縣先因旱澇有逃移死亡及零殘拖  
欠無戶可催之數縱有催到非惟不多又且累政  
隨即借兌目今虛掛欠籍用敢輒拜公牘冒浼控  
告欲乞台慈仰體邇者聖詔丁寧之意計盈虛通  
有無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零殘之數悉從  
蠲免繼自今以往亦乞存留以爲贍用官兵之費  
高明必有以矜憐之與其留腐倉庾終爲後人之

妄費孰若使千里並受其賜而民力不至於重困耶惟執事圖之干冒台嚴不勝恐悚

與顏提舉劄子

熹昨者輒以撥米干冒台聽仰荷矜憐俯從所請然顛俟久之未蒙明文行下今復專人具稟欲乞台慈特照舊例早賜開允不勝幸甚復有少稟本軍米斛舊來多就建康交納近一兩年忽蒙使臺改撥入都不唯小郡頓增水脚之費無所從出而舟船艱得裝發遲緩盤剝留滯耗折百端於事有甚不便者今亦有狀申稟乞賜台旨只令赴建康

府交納儻蒙垂念不勝厚幸

與顏提舉劄子

熹不揆踈遠疵賤之跡自到任來數以職事仰于台聽例蒙矜照感幸深惟是至今未被明文行下竊與一郡官吏軍民同切翹跂以俟嘉命今此又有所稟仰祈恩施內循進越不勝恐悚熹昨以星子一縣稅錢備重奏乞蠲減亦已具申聞矣今聞睿旨已下使臺竊惟聖天子明目達聰之意雖不間於芻蕘至於其所決然取信而亡疑則在明使者之一言耳欲望台慈早賜垂念遣吏核實具

以上聞使一方疲瘁遺氓速霑仁聖之休澤不勝  
幸甚至於前請亦乞始終大賜以慰顛顛之望千  
萬幸甚幸甚

與顏提舉劄子

熹瞻望使臺無由伏謁傾仰不自勝長至節臨又  
不獲奉觴羣吏之後尤切馳情已具公牘脩慶竊  
惟清名重德士論所歸履茲剛長之辰固不待祝  
而諸福朋來也熹昨者使還蒙賜手教復以標準  
新圖魯公墓帖爲貺尤荷不鄙之意前此因遣牙  
吏部綱嘗具稟劄略陳固陋計今當以徹聽聞矣  
恐或未安更望垂誨幸甚幸甚撥米二事仰荷台  
念感激尤深蠲租之請亦當已蒙施行矣區區衰  
拙不堪爲吏強顏於此百事隳廢若非明使者矜  
而容之種種假借久已罪去矣復有少懇別紙奉  
之伏乞台照

與顏提舉劄子

熹復有少稟敝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都  
昌多是早田被災處少唯有建昌一縣晚田數多  
前此失於訪問遂速檢放之限近因遣佐官行縣  
乃知其實則又不容坐視已具奏聞及申使司而



喜已具狀申省自劾矣見亦一面遣官行視俟見分數當復具申使司得賜矜從略與減放不勝幸甚星子王令老成篤實邑人甚愛之同官中如其比者蓋少也小郡荒涼人材衰乏同官中可任者不過三數人其間又有有才而過當其他則又難言所以凡事費力不能滿人意誠無心顏久尸榮祿自劾之請既上即束裝以俟罷遣矣每荷垂念故敢并及之

與執政劄子

己亥冬

竊昨以疾病侵凌不堪吏責屢以祠官之請冒天朝聽伏蒙鈞慈垂念未忍棄捐不惟發教下臨慰藉勤懇至於士友之間傳導所以誨飭存撫之意又諄諄焉自惟疵賤何以堪之感激之心無以爲喻自是遂欲勉竭駑頓冀以仰答恩私意謂姑使上不得罪於朝廷下不得罪於百姓則亦可以少延時月徐聲前懇而山野愚瞽不能斟酌事宜近因屬縣旱傷失於檢放加以催科不無追擾遂致人戶流移怨譟蠹起仰惟朝寄本以爲民俯循素心亦期及物今乃一舉而兩失之日夕憂愧疾病益侵勢恐不堪復加勉彊不得不早爲計謹已具

申都省欲望鈞慈特與敷奏絀削罷遣以謝無告  
之民喜雖飯蔬沒齒何敢有怨或蒙矜憐由加全  
護使其仍得祠官之祿以終餘年勳其幸抑又甚  
矣于冒榮嚴不勝戰栗

與丞相劄子

竊輒有危懇仰干洪造熹昨蒙誤恩畀以符竹自  
履踈野不堪委寄累辭不獲甃俛就事今十閱月  
矣惟念君相所以眷顧使令之意不敢不竭駑頓  
以圖報稱而材力有限疾病相仍形苦心勞卒無  
善狀政荒財匱歲惡民流自去秋以來知舊往來

涉其境者問於道塗黃童白叟無不愁歎蹙額或  
苦其刑政之苛或病其征賦之重以至流聞遠邇  
亦莫不然貽書譙責提耳告戒者殆無虛日以故  
去冬嘗以公狀申省自劾又以劄目哀鳴冀得早  
蒙敷奏亟賜罷免而鈞慈含覆未遽矜從踈遠賤  
微何敢固必謹以抑心自強祗服官次不敢復有  
所言矣而一二月來國言愈甚士友之責愈深使  
人日夕憂惶不知所以自處夫為政而不宜於民  
為所厭苦至於如此誠無心可居官府無顏可食  
俸祿不免復冒威嚴再有陳請而又竊惟某官終

欲曲賜保全不忍以其罪戾之跡聞于天聽故於  
公劄更不敢具述如上曲折僅蒙陶鎔得以病免  
其何幸如之仰瀆高明俯伏俟罪

與丞相別紙

竊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  
忘其罪戾敢私言之竊愚昧之資少即踈嬾書史  
之外酷好山水今以某官造化之力乃得爲吏廬  
阜之下其丘林泉石號爲東南最殊勝處固已私  
愜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  
山邃密林趣茂美尤有幽絕之致竊惟是雖遐僻

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即其  
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  
意以爲朝廷儻欲復脩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  
之化則竊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  
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使今  
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昔復更蒙矜憐假之  
稍康略如祠官之入則在竊又爲過望而於州縣  
亦不甚至有廢弛顧以事體希闊言之若草野而  
僭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中聞惟冀鈞慈深察  
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竊之受賜

為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王樞使劄子

熹不避狂僭瀆尊之罪復有迫切之懇須盡布陳  
熹素愚昧不曉物情加以間散日久尤不諳悉吏  
事至此將及一年凡所施為雖不敢不竭愚慮而  
所見乖謬動失民和四方士友貽書見責者積於  
几閣不知其幾而前件陳克己者尤其詳盡其間  
歷數謬政無一可者迹其所聞皆有實狀區區鄙  
劣亦豈不欲痛自矯厲以補前愆而精力凋殘已  
有所不能及者矣竊以為此非姦民猾吏流言飛  
文之書乃出於相愛慕來問學之口尤足取信故  
敢冒昧繳連陳獻若蒙鈞念得以徧呈東府兩公  
庶幾有以察熹前言之非妄者早為開陳亟賜罷  
免或如前兩劄所請者則熹猶可以不重得罪於  
此民而此邦之人猶可以安其生業而免於流亡  
死徙之患不勝幸甚干犯頻仍伏紙尤增隕越

與丞相劄子

熹仰恃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  
鈞聽熹近因尋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  
曲折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狂妄進

越猶欲並緣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直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復得復備祠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相特爲敷奏舉先朝之故事脩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祿賜略比於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崇奉異教之香火爲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脩祖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之爲美也熹遠外之蹤率易及此誠有草野倨侮之嫌然其實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是以敢冒言之

與曹晉叔書

熹求去久不獲近忽得機仲及一二知識報諸公已有見許之意其說可笑會前數日已遣人行投此機會勢必得之曾原伯亦許爲致力也但聞數夫病殊可憂前此得請意欲一往視之若已歸湖南即自江西便道以歸也此間謬政想亦傳聞近得陳勝私書責以煩刑暴斂數條已封與王季海託其轉呈東府矣今但得脫去爲上更不論此是非虛實也季通子直到此相攻亦甚力次第不虛傳也劉公度來此不能久居其氣質不易得也德

廣留家於此暫歸臨汀台東老可傷此人行遽未暇致奠因見其子幸及之擇之書角煩付往近刻康節書納一本它無可寄也

答黃教授書

熹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譽得罪於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爲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熹餒啗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爲也姓高人事又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爲大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爲而幸上司之允聽方恨不能推類盡翻苛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又是毛掾考索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考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矣此舉錯枉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所自謂公正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辨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久知所以爲報今偶有微信筆及之非欲較比是非有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而真得其所

謂本心之正耳太極之說甚善南軒遺言兩句不知其本文上下所指之何事俟更問之定叟也

與江東陳帥書

茲者伏審榮被明綸進班亞保竊惟明主思賢念舊之意可謂盛矣然使相公尚淹藩服而未得究其輔贊彌綸之業則海內有識之士猶以爲恨抑無故而驟遷在彼權幸寵利之臣則可而施於相公則於四方之觀聽亦不能無所疑也不審高明何以處此熹則竊爲門下憂之而未敢以爲賀也茲承鈞慈遠賜手書竊審嘗欲有所論建自以文

不逮意而罷熹於是竊爲門下喜焉而敢冒進其說夫諫說主於忠誠不尚文飾且今日之言有不  
可緩者猶揀火追亡人也況以相公之忠義懇切  
豈真以文不足爲病而怠於納誨者哉亦曰將有  
待而言之耳夫苟誠有待而言之則其所待無有  
大於今日之所遭者願相公因辭謝之章而因有  
以附見其說不必引據鋪張不須委曲回互直以  
心之所欲言時之所甚患者條件剖析爲明主言  
之其所病者乃在於文之過而不病其不足也幸  
而聽從天下固受其賜而相公之榮豈止於今日

不幸而不入則相公辭受之決亦不難處矣失今  
不言於天下之事固失其機而在我者不無昧利  
之嫌一旦雖欲復有所言人亦莫之聽矣長孫無  
忌之事與近歲李參政光前車尚未遠也況今所  
授正與其人併肩而處若果出於無心尚為可恥  
且又安知其不故以是風切相公而使與之同哉  
烹竦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  
付後省矣是明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宣露賤迹自  
是愈孤危耳夫以聖恩之寬大於烹猶且容之而  
況於相公乎萬一未即開納無後咎餘責亦可歸  
矣願相公勿疑極意盡言以扶宗社以救生靈為  
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 與陳帥畫一劄子

一本路諸郡旱損處多竊料將來賑濟用米不少  
然今來旱勢甚廣近郡之穀不復可仰須廣為  
規畫多致米斛乃可接濟至如乾道七年本軍  
口得米凡五萬石然流殍之民不可勝數田里空  
虛至今未復此不可不早慮也似聞總所積穀  
頗多日就陳腐更久亦不堪用若得商量措置  
且就支此米餉給諸軍而計諸路綱運除檢放



外更許截留分與諸州般運賑糶收簇價錢所  
管或候豐年補前本色斛斗亦爲利便

一自今旱勢如此而漕司差人在此催發舊欠夫  
催欠之與揀災事體各別不可雙行欲乞一言  
且與追回其他州郡想亦有此并得一例施行  
尤爲幸甚若是戶部指揮漕司自合申請停緩  
或不敢言則丞相自當言之亦致和消沴之一  
術而揀急安民之切務也

一去年赦恩所放官物諸司依舊理催欲乞帥司  
因此旱傷作訪聞檢舉行下諸州令逐一具申  
特與蠲放

一旱災如此良由賦歛苛急民氣不和所致欲乞  
丞相建言乞將赦恩所放之後一年官物差行  
除放

一本軍建昌縣去年放旱米三千餘石總所漕司  
累次行下令於上供軍用數內分豁此甚允當  
今漕司忽變其說令本軍全於軍用數內除豁  
不得減上供數熹有劄子懇兩漕別本具呈乞  
賜鈞念一言及之是亦揀荒之助也

一本軍申漕倉兩司乞撥錢米脩結石寨狀別本

具呈并乞鈞念或蒙應副亦可并下諸州放此  
施行募民充役可以集官事濟飢民消盜賊伏  
乞鈞照

竊復有愚懇欲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零米  
五千餘石約今冬或來春可還有狀申漕司  
今亦錄呈乞賜宛轉及之幸甚適又檢得乾  
道七年省劄亦錄梗槩上呈恐今歲事體不  
減此也擬舉遞鋪司牒有近日雨水日多之  
說恐江東已霑足矣此獨無有柰何

與陳帥書

前此屢以上流過糴利害申稟未蒙施行今本軍  
糴米人船已爲隆興邀截不許解離又凡客販皆  
爲阻絕江西頗有得熟州郡本自不須如此又况  
著令及累降指揮皆有明文已作書力懇之恐其  
未必經意蓋自初糴已節次懇之今乃約束愈峻  
其意亦可見矣切乞早賜移文仍申朝省或具奏  
聞乞遍下諸路約束不獨此邦蒙大賜也頃時劉  
樞遭旱首奏此事其後客船輻湊米價自減此最  
爲救荒之急務向蒙賜教乃謂上流皆旱無所告  
糴但擬撥椿積米此但爲建康一郡計耳然願吉

鼎澧湖南諸郡皆熟若用劉樞舊例奏請此米皆可致而一路受賜矣不然則椿積之米得賜取撥使諸郡各得三五萬石亦爲幸甚漕使本別具稟熹偶足疾大作疼痛亡慘不敢多作字只乞鈞念爲達此懇同賜區處以速爲上移文至江西附遞恐遲得爲專人徑往千萬之幸

與江東王漕劄子

熹久不拜起居之間日有瞻仰人還被教感慰亡窮蒙喻置寨事極荷台念但事已差池今又方有採災之急未暇再請若稍定未去終當料理耳

稅事尤感垂意之勤初謂必可遂請適有牙吏自臨安云省吏果以使司未保明爲言勢須再下此終有望於維持也白鹿官書拜賜甚寵謹已別具謝劄矣但今歲旱勢甚盛此自五月半間得雨之後枯旱至今雖有得少雨處殊不沾洽早稻已無可言晚禾亦未可保民情皇皇未知所以慰安之者而使司差人在郡追人吏催官物者凡三四輩熹雖不敢拒違台命然當此之時督責縣道追擾農民則實有所不忍得賜追還今得一意講求備禦賑恤之政以救止遺民於溝壑之中不勝幸

甚其可辦者熹固自不敢緩也又建昌去歲檢放  
總所已行下令均在上供州用數中而未蒙使  
司除豁上供之數尤非所望於仁人君子者熹竊  
惑之更乞深賜省察狂妄冒瀆皇恐死罪

熹前幅所稟之外更有石隄一事已具公狀申聞  
不審台慈賜念否若今之君子則固不敢以此望  
之惟執事者儻以禹稷之心爲心則此一役也而  
可以兩濟得蒙垂意不勝幸甚此或有委并乞垂示  
其前幅所稟去冬放旱事初已得使如總司之  
委矣既而中改一予一奪殊不可曉今別具公狀

及劄子乞賜台覽若決不可行則熹於此不容宿  
留便當自劾去官雖重得罪不敢辭矣本欲初秋  
即申祠請又遭旱虐自以爲義不當求自逸故勉  
強於此若不獲已則亦不免冒此嫌耳一生忍窮  
不敢求仕正爲如此且未來此時知友皆以爲于  
公之仁必能庸崔君今乃反爲所誤而姚提點平  
生不相識乃能俯聽愚言一奏減本軍木炭錢二  
千貫不審亦嘗聞之否熹老矣已無意於人間不  
堪久此鬱鬱也

與漕司畫一劄子

一本軍昨具奏乞依乾道七年例支撥錢米應副  
後來照得元數頗多恐難應副遂再具實欠軍  
糧米奏乞截留六年殘欠五千石及今年擬放  
七分外三分米一萬餘石庶幾數少易撥今續  
契勘諸縣檢放分處大段乾損處多恐不能及  
三分之數即雖蒙朝廷許截上件米亦恐不足  
支遣更俟取到實放數外合納之數却行細計  
欠數申稟或別具奏乞送使司預乞台照

一本軍常平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下戶  
仰食之人數目未到候將來冬後闕食即將上

件米斛分等第糶給別具措畫詳細申聞或恐

米數不足即乞支撥應副

萬餘石但苦錢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一石隄已差官計料以俟徐推之來此舉本不敢

容易蓋欲因此贍給飢民一舉兩利切乞留念

一去秋建昌檢放米當依台喻申省部乞下使司

乞賜保明除豁然此又是一重往復不知徑自

使司申請如何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似肉糜之論可付

一笑若本軍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即何用更乞

減放耶近世議論大抵如此令人氣塞見已別具公狀申聞仍申朝省極論其繆預乞台悉一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鼎澧諸州皆熟得湖南詹憲書云湖北米船填街塞巷增價招邀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商度奏乞指揮兩路不得阻節客販許下流被害州軍徑具奏聞重作行遣此一頓早乞留念

### 與王運使劄子

熹復有少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據官吏皆以爲當放其所爲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爲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大約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面如此橫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爲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熹素心則爲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今旣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焉其一以爲

州郡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  
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爲  
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  
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  
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爲無理而熹  
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  
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台  
慈開示所鄉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劄子一

熹比數以短劄承候起居計悉已塵几下今者復  
有少惡輒敢以冒聞聽熹以不德招殃致凶又無  
術略以濟饑饉已屢伸告糴之請然小郡貧薄不  
能多致儲積遠近軍民唯仰客販沿流而下得以  
餬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勤蓋不啻農夫之望歲  
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贛吉西極秦鎬東被  
南城方地數千里幸蒙德政之餘休皆有秋成之  
慶而任事者私憂過計未識濟梁之禁甚慮竊惠  
高明苟以天下之重自任其視鄰道何以異於吾  
民願賜一言俾除其禁則不惟賑濟小邦較舞大  
賜抑自是以東列城數千皆均之也

橫自疑不為請而為之者其意亦必欲使此土之人不為政卒言之伏惟命  
執事之不棄此土之人不為政卒言之伏惟命  
慈俯賜矜照

與江西張帥劄子二

咫尺門牙無緣進謁第切懷鄉之私比以管羅御  
干台聽竊意必蒙矜念今聞以羅牙吏未及解發  
而使府約束愈峻遂不能歸且鄙郡荒涼舊驛費  
歲亦不免仰食船粟之來自封境者況全軍數萬  
壑在前其所望於餘波之惠者又非他比比前  
記之懇辭出借易然亦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

再具稟及以公文為請伏惟高明擲一視同仁之  
心軫揅災恤鄰之義俯賜矜允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與江西錢漕劄子

比以民饑告糴隆興已具曲折懇張帥意必蒙其  
憐閔推所餘以并活此邦之人乃今聞其約束愈  
峻所遺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  
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不敢請傳聞贛吉臨川諸郡  
及隆興屬邑自有豐熟去處則江西當自不至闕  
食而其餘波因可以及鄰境恐不必過計為此以  
傷一視同仁之心害救災恤鄰之義也熹已手書



復致此懇於張帥更望台慈賜以一言之重使得  
早遂見聽則此邦之人仰戴仁人之施其可量哉

與江西張漕劄子

熹未見顏色輒有祈懇比以民饑告糴隆興已具  
曲折懇稟張帥閣學意必蒙其憐閔拯此困急今  
乃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  
客販亦復斷絕竊緣本軍地瘠民貧雖號熟年不  
免仰食上流諸郡況今凶儉事勢可知然若上流  
果亦荒旱則亦不敢固請今贛吉臨川諸郡及隆  
興屬邑皆有豐熟去處則使節所臨江西一路決  
當不至闕食而其餘波自可惠及鄰境是以敢布  
其私欲望台慈一言於張帥早得放行本軍所糴  
及弛客販之禁則台座活人之恩被於鄰道此邦  
之人所以感激歸戴者爲如何哉

與江西張帥劄子三

喜累具懇稟告糴米船乞賜照應條法及近降指  
揮特與通放亦已累蒙公移回報開許良感仁庇  
之及但奉新令尉乃敢公然違戾百端攔遏其意  
必使敝邑飢民束手受斃而後已設若使境之旱  
與弊軍等則熹不敢有請今使境諸邑粒米狼戾

發洩不行而弊軍諸縣放皆及八分山谷之民已  
普艱食所遺糴米本錢又皆允借上供錢物方此  
自劫罪無所逃竊意窮苦之狀必蒙矜憐不謂此  
輩乃爾不仁既格詔旨又違使臺約束而所以貽  
患於鄰邑者尤為無狀熹已具公文上之莫府欲  
望台慈詳酌將本縣官吏重作行遣將本軍米船  
早賜通放上以體聖朝一視同仁之恩下以見盛  
府救災恤鄰之義不勝幸甚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

竊為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究心多方措置庶幾  
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飢餓流離之苦然竊  
自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體  
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非三縣同  
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  
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懇切布聞條具如後  
一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  
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子細  
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脩事舉民受其賜苟  
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己吝權下慢其上但知  
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況今災數

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  
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悞民間性命之計  
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  
受實惠

一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  
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  
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  
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憑鄉保  
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  
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  
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  
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

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衆依公  
推舉約定所陰客戶所糶米穀數目縣司略  
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  
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足之家必  
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  
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增減如更詐欺抵  
拒即具姓名申軍切特別作施行

一概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隅

官保正子細抄割著實開排再三叮嚀說諭  
不得容情作弊查供足食之家漏落無告之  
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逐一  
讀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即與保明如有未  
一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隔官保正重行責罰  
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糶米人戶  
公共商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  
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糶上戶  
米穀即隨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般載  
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糶

來發糶常平米斛即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  
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  
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子細示喻當行  
改正

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尚仍前弊致  
此飢民一有狼狽即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  
周旋矣千萬至懇至懇

與政 劄子

真輒有危迫之懇已具公劄申陳然其曲折有不

敢盡言於君父之前者復此干冒鈞聽得賜宛轉  
陶鑄不勝幸甚竊昨緣疾病不堪吏役累與劄目  
乞備祠官至五月間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  
允自惟卑賤不敢頻有祈扣觸犯天威欲俟新秋  
乃伸前請而德薄政荒招致災旱深念千里民命  
之重不忍當此艱難窮困之秋輒求自便於是屈  
心抑志黽俛服官祈禱百方卒無所効又慮將來  
軍民必致闕食不免行下屬縣勸諭富民根括下  
戶那允官錢於鄰近州縣米價稍平去處收糴米  
斛準備賑給又已申奏朝廷及申轉運常平兩司  
乞行救助更欲勉悉疲驚講求荒政以副聖主子  
愛黎元之意而力小任重日夕驚憂遂致心疾大  
段發動上炎下潦勢甚危急在竊一身死生夜且  
所不足言實懼失於備禦有悞一方飢民橫致流  
殍則竊為上負朝廷死有餘憾於是不復敢顧辭  
難避事之嫌有此申稟欲望鈞慈憐察特賜敷奏  
聖慈官廟差遣使得歸死故山仍催已差下又石  
器疾速前來料理荒政救濟飢民庶勝幸甚

伏乞 聖慈 俯賜 矜憐 不取 携家 為

久住計他學... 是在此方十餘歲今若病勢  
有加即彼此有... 時被親欲望鈞慈深賜憐察  
與周參政劄子

喜竊以仲秋之月晴涼未定恭惟參政鈞候起居  
萬福喜前日專人奏記尋即奉被遞中所賜手教  
伏讀再三感慰亡喻又蒙垂喻繆妄所陳聖旨乃  
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惟疎賤不宜得此悚戴之私  
業業易以言說旣也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事  
... 諂附者將及以違滯之罪罪之者惜乎聖主  
... 慈愛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事之實也加之賤

本自違人... 痛浸... 復作痛楚非常不  
能履地在世... 且久日度表頽不堪勉彊恐悞  
一郡... 性命自之憂懼不能自安謹再具劄子  
... 有以申省然於羣公前已  
奏乞截綱運充軍糧事并以申省然於羣公前已  
致問不敢頻有煩瀆願因間... 言焉得并前  
... 早賜開陳使熹得與病以醫而軍民不至狼狽  
不勝幸甚力疾專此具呈不能他及瞻望台躔邈  
在霄漢無由進拜第切奉

與周參政劄子

近世九年會者其知遠方下邑朝廷  
不備有應則然其意似當隨其重輕  
言其意也昨日省臣奏請檢放之弊  
謂但考郡計之不支亦以人力之愈困者真可  
謂仁人之言矣三復其言不意議者猶能及此方  
之對補之論蓋不啻一毛也然郡計之不支亦  
非細事真嘗論之矣曰望垂意朝廷之體固不當  
私一郡尤不可棄諸郡也不審鈞意以為如何未  
能自脫而欲為三五日可謂僭妄然區區之心有  
不能已者其望參政者蓋非特冷人之事  
也伏惟怒而察之幸甚本路尤倉甚留意然常平  
之積恐不足以周今歲之用聞建康椿積甚富而  
漕司亦有餘財但相去之遠呼叫不聞未知所以  
為計耳前此減稅及乞放去年建昌三千餘石猶  
不任責況有大於此者尚何望哉觀此事勢上下  
決不相應熹性狷狹進則有撻突之傷退則迫切  
無憐疾病侵加恐徒死而無益參政儻哀憐之不  
若投畀閑散以安全之乃為大幸然其所請截撥  
應副乃一郡之計初不繫於熹之去留也過糴之  
請尤急聞其用法甚峻犯者或乃沒入其家此望

早賜約束少遲則早穀向熟晚米價高雖通無益  
矣熹又思之恐得祠去此見在同寮未有能亢此  
難者已與尤倉密計更調守者然朝廷亦當一而  
催促代者彼至則足以蘇此人但道里遼遠未能  
猝至耳凡此皆望深賜留念幸甚幸甚又蒙垂喻  
所以曉子澄者莫非至當之言不勝歎服但未知  
子澄之意果如何若熹則方與邦人厄於陳蔡之  
間雖有雜燒之令亦不暇起而爭救之矣匆匆亟  
遣此人未及究鄙懷之一二然其僭易煩瀆之罪  
已不勝悚仄矣并乞鈞察江萬之幸

與周參政劄子

熹復有愚見懷不能已敢以私于下執事今歲之  
旱其勢甚廣比見連日降日所以爲祈禱寬恤之  
計者足以知聖主之憂勞矣然所謂禁屠宰決杖  
罪放房緡及茶鹽賞錢者恐未足以爲應天之實  
而今日又報蠲放綱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  
於兒戲欲以此消已成之災息未形之患吁亦  
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側身脩行之意其反求  
諸己者爲如何哉熹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實  
有四曰求直言曰脩闕政曰黜邪佞曰舉正彥惟



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行下諸路監司察察其縣令曰通放米船流下江西湖南路仍許下皆以名聞

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

貪懦區區念此至熟悉矣欲印首信眉一言於上

慮出位干時未必取信故敢以告于執事伏惟

都俞之暇從容造膝一為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 與周參政別紙

竊聞參政間以隔并之災過目引咎顧留行之詔

既下則明公不得終遂其高矣然天戒昭昭聖心

警懼惕然有意於講闕政以實盡忠

補過轉禍為福不可失之幾願明公深以為意則

天下幸甚熹前日所陳應天恤民之目皆今日之

急務而求言之詔尤四方所渴聞者不識明公本

有意乎若復推遷失此大會則自今以往熹之言

不復能出諸口矣引領東閣不勝拳拳

### 與江東尤提舉劄子

此間糴米者五輩其一已還餘尚未有端倪然四

近米價皆高恐不及元料之數而諸縣下戶口數

萬建昌四鄉申到計一月已當米四千石餘雖見

僅未到然以鄉計之尚當七倍於此則一月已用

三萬餘石今計常平之積及本軍所餘僅可給兩月勸諭上戶所得可給一月即開春便無以繼欲以糶到錢再糶則諸處米向後必愈難得又恐未可指準不知使司番陽之米將來可撥幾何若得五萬餘石即所欠尚有月餘多方那償或可接得大麥都昌小戶尤多恐用米穀不止此若不及此數即尤狼狽矣欲乞早示一公牒撥定米數此當一面差人般運庶以慰安善良彈壓姦盜非細事也

與陳師中書

熹試郡無狀以丞相庇臨之力幸及終更復叨除命傳聞嘗汚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迺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蹶躓不知所言丞相既已失之老兄在旁又不力諫止使熹負此無實之名他日反爲門牆之累追悔何可及耶欲具書謝丞相具道此意偶值此便未暇更旬日間當有的便續備致也歸途所過知識往往能道次舍經歷之狀但未知果以何日至莆中舊鄉區區不勝瞻仰也

嘉閏月二十七日受代即日出城遊山玩水自江州界渡江在道十餘日以前月十九日到家疾病

支離且得休息江西勅告尚未被受衰懶豈復堪  
此幸闕期尚遠得以徐爲去就耳自明之不行且  
暮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不知向來所喻編次文  
字今已就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議論曲折  
亦不可不使後人聞之也其家事復如何朋友傳  
說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拍舟之節此  
事更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  
爲忠臣而其室家生爲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計  
老兄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論此  
事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爲迂

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  
易也伏況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舉錯之間不  
可不審熹旣辱知之厚於義不可不言未敢直前  
願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爲僭率也

與陳丞相別紙

自明云下忽將暮歲念之令人心折其家想時收  
安問熹前日致書師中兄有所關白不審尊意以  
爲何如聞自明不幸旬月之前嘗手書列女傳數  
條以遺其家人此殆有先識者然其所以奉奉於  
此亦豈有他上以人倫風教爲重而欲令之閨門

耳伏惟相公深留意焉

與福建顏漕劄子

前日已被改除信劄傳聞會稽斗米八百錢其勢不容辭避已申乞奏事矣邵武勢須四五日間方得歸即治裝以俟命萬一成行恐不復得請教不勝引領之懷凡所以居官治民及救荒方略有可見教者尚冀不鄙幸甚幸甚

道間詢問收成次第云僅可得六七分今又遭雨若未遽止即不及此數矣恐欲聞其實故敢及之

與顏漕劄子

熹衰病之餘彊顏一出適此大侵費縣官數十萬而越人之殍猶不可以數計俯仰幽明跼蹐憂愧殆未易以言喻也加以伉拙不堪世俗之迫隘中間求去不得復此宿留今幸二麥登場賑救訖事見攢帳目申發即尋前請庶幾觀變玩占可以無大過耳浙東山佳處都未得放懷登覽剡中雖兩到然憂累方深無復佳興也若便得報罷當取道石橋龍湫以歸庶不負此行耳前承枉書竊審輶車一出周徧八郡狂寇束手姦民屏息山谷困窮

受賜多矣他可以爲一方久遠計者尚冀高明慮之千萬幸甚

上宰相書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于某官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觀今日之勢可謂

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爲甚浙東之饑紹興爲甚聖天子閔念元元之無辜傾困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熹於是時憊卧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已慙怍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爲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

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  
若墮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行  
反遭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憤懣  
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今比日  
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昏澁省閱艱辛方  
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憐得就閑佚又以  
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  
拚而山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處明婺台州皆來  
告旱勢甚可憂雖已一百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  
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萬一更加旬日未遂所  
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  
公私蓄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  
倍於前日者熹之迂愚固不知所以爲計誠恐雖  
以聖主之聰明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  
斷然不可易之長策真可以惠活飢民彈壓姦盜  
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熹是以徬徨怵迫未敢  
遽請而復冒昧一聲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竊惟  
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  
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  
最爲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

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  
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  
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  
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  
三二百萬付喜懷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  
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  
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  
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  
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  
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  
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  
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與激勵富室蓋此二策本  
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  
以爲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  
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  
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  
歆豔慕用之心信令旣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  
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揆  
時度事最爲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一端使去  
歲者至今未及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卻難未

見滌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爲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爲朝廷搏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爲不然也夫搏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存舉實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餽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鬪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莫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豪末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爲搏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此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



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  
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嘗竊  
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  
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  
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  
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  
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  
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  
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  
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

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  
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  
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  
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  
有所定萬一荐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  
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  
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  
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  
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  
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

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況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楚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爲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于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月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者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善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

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爲此無麪之不托  
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  
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  
瀆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卧田間養雞種  
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  
終之厚賜也情迫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  
意焉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